

第三章 原始森林

鼯鼠早就想要拜访獾了。虽然獾神出鬼没的，但是似乎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能够在不经意之间影响到河岸边上的动物。但是不管鼯鼠如何把自己的愿望告诉河鼠，河鼠总是在敷衍着他。“好吧，”河鼠总是会说，“獾总有一天会和你见面的——他总是会出来的——到时候我再介绍你们认识好了。他可是个最好的好人了！但是你不能去寻找他，只能在恰当的时候遇到他。”

“难道你不能邀请他来一趟吗——吃一顿晚餐或者是别的？”鼯鼠说道。

“他不会来的，”河鼠直截了当地回答，“獾不喜欢社交，像做客啊，吃饭啊之类的事情他是一律不会来的。”

“那我们出发去拜访他吧？”鼯鼠不死心，又提出了一条建议。

“哦，我肯定他是不会喜欢的，”河鼠简单地说，“他很害羞，这样做他一定会生气的。我从来就没有成功地到他们家去，虽然我和他很熟悉了。而且，这事儿根本做不到。因为他住在野林子的中央呢。”

“就算这样，”鼯鼠说，“你和我说过，野林子里都很安全，这是你说的。”

“是啊，我知道，我知道，的确很安全，”河鼠含糊不清地说，“但是我想我们这会儿不太适合去，不太适合。很长的一段路，而且每年的这个时候他总是不在家的，你安心等着吧，他总有一天会来的。”

鼯鼠也不得不这样了。不过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獾还是没有出现。每一天都是那么的精彩，不久以后夏天就过去了，天气转冷，冰雪和寒冷让他们只能呆在室内，窗外湍急的河流也似乎是在嘲笑他们，在冬天没有办法出去划船游玩。这时候鼯鼠不免又想到了独居的獾，静静地住在野林子中间的一个洞穴里面。

冬天的时候河鼠总是很能睡，每天晚上早早上床，早上很晚才能起来。在他不多的清醒时间里他总是会编写一些小短诗或者是在屋子里面干一些杂活。当然，时不时也会有一些动物过来串门，他们总是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特别是关于这个过去的夏天里发生的一些趣闻。

当他们回顾夏天的一切时，感觉到那是多么绚丽多彩的一章啊！里面有许多五色缤纷的插图。大河两岸，一支盛装的游行队伍在不停地庄严行进，展示出一场跟着一场富丽堂皇的美景。紫色的珍珠菜最先登场，抖开它那乱丝般丰美的秀发，垂挂在镜面般的河水边沿，镜中的脸，又冲它自己微笑。婀娜多姿的柳兰，

犹如桃色的晚霞，紧跟着也上场了。紫色的和白色的雏菊手牵着手，悄悄钻了上来，在队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最后，在一个早晨，羞怯的野蔷薇姗姗来迟，轻盈地步上舞台。这时，就像弦乐以它辉煌的和弦转入一曲加伏特，向人们宣告，六月终于来到了。但是，戏班子里还有一个角色没有到齐，那就是水仙女所追求的牧羊少年，闺秀们凭窗盼望的骑士，用亲吻唤醒沉睡的夏天的生命和爱情的王子。当身穿琥珀色紧身背心的笑靥菊，温文尔雅，芳香扑鼻，步履优美地登上舞台时，好戏就开场了。

那是怎样的一出戏啊！当凄风冷雨拍打着门窗时，睡眠惺忪的动物们安逸地躲在洞穴里，回想着日出前依旧凛冽的凌晨。那时，白蒙蒙的雾霭还没散去，紧紧地贴在水面。然后，灰色变成了金色，大地重又呈现出缤纷的色泽。动物们体验到早春下水的刺激，沿着河岸奔突跳跃的欢愉，感到大地、空气和水都变得光辉夺目。他们回想起夏日炎热的正午，在灌木丛的绿荫下昏昏然午睡，阳光透过浓荫，洒下小小的金色斑点；回想起午后的划船和游泳，沿着尘土飞扬的小径，穿越黄澄澄的田野，漫无目的地遨游；又回想起那长长的凉爽的黄昏，各路人马全都会齐，交流着友情，共同筹划明天新的历险。冬日的白昼是很短的，动物们围炉夜谈时，可谈的话题多着呢。可是，鼯鼠还是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于是，有一天下午，当河鼠坐在圈椅上，对着一炉熊熊的火，时而打盹，时而编些不成韵的诗，鼯鼠便暗下决心，独自出门去探访那片野林子，说不定碰巧还能碰上獾先生。

这是一个寒冷的下午，头顶上乌云密布。鼯鼠悄悄地从温暖的客厅里溜出来，来到房子外面。四周一片空旷和寂静，鼯鼠还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远，那么的清晰。似乎大自然进入了一年一度的沉睡，在睡梦中脱掉了自己身上所有的衣服。矮树丛、山谷还有乱石堆，所有在夏天被视作探险的神秘地带，那些看不见的地方现在都将自己暴露无遗。似乎在乞求他暂时忽视它们的破败贫瘠，直到来年再一次戴上它们花里胡哨的假面具，狂歌乱舞，用老一套的手法作弄他，瞒哄他。从某方面说是怪可怜的，可还是使他高兴，甚至使他兴奋。他喜欢这剥去了华丽衣妆不加修饰的质朴的原野。他能够深深地进入大地的裸露的筋骨，那是美好、强健、纯朴的。他不要那暖融融的苜蓿，不要那轻轻摇摆的结籽的青草。山楂树篱的屏风，山毛榉和榆树的绿浪翻滚的帷幕，最好离得远远的。他欢快地朝着野林快步前进。野林子正横亘在他前面，黑压压，怪吓人的，像隆起在平静的海面上的一排暗礁。

其实刚进林子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好怕的。枯枝在脚下断裂，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横倒下来的树干挡住了他的脚，树桩上的真菌就像是一张张的怪脸，似

乎在嘲笑着他。他们长得像是一些很熟悉但是又很遥远的东西，粗看有一些可怕，但是却有一丝有趣。它们逗引着鼯鼠继续前进，来到了野林子中心的幽暗深处。大树越来越密集，两边黑漆漆的洞穴朝着他张开大嘴。

周围的一切都是死一般的宁静。天色渐晚，他的周围渐渐暗了下去，光线就像是洪水一般的迅速褪去。

鬼脸又出现了。

就出现在他的肩膀后面，一开始他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张脸，正从一个洞穴里面盯着他。但是当他转过头来想看个究竟的时候，就发现那张脸又不见了。

鼯鼠加快了脚步，暗暗叮嘱自己不要胡思乱想，不然幻象就没完没了。他穿过了另外一个洞穴，然后又是一个，又是一个，然后——是的！——不！——没错！就是有一张小小的狭长的脸，一双恶狠狠的眼睛，在一个洞穴里闪一下，然后又消失不见。鼯鼠犹豫了一下，又鼓起勇气继续往前走。可是突然，几百张脸从周围的洞穴里钻了出来，远远近近的到处都是，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但是都狠狠地盯着他，眼神里满是邪恶和敌意！——

他想，如果他可以离开那些洞穴的话，应该就不会看到脸孔了。所以他拐了一个弯，朝着一片更加荒无人烟的地方走去。

哨音出现了。

一开始很微弱的，就在他身后很远的地方，不过还是让鼯鼠加快了脚步。之后虽然声音还是很微弱，但是已经慢慢赶上了他。鼯鼠犹豫了一会儿，想要转身回头了。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的两边同时出现了哨音，就像是慢慢传递到了森林的边缘。不管那是什么，他们似乎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他——他就这么孤单一人，手无寸铁，而且还孤立无援。黑夜马上就要来了。

哨声又响起来了。

一开始鼯鼠还以为这只是落叶的声音，因为这声音实在是太轻微了。后来声音慢慢有了节奏，鼯鼠意识到这是脚丫子踩在落叶上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不过这个脚步声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是在前方还是后方？一开始像是在前面，后来就像是后面传来的，但是很快就变成了前后都有。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乱，似乎都朝着他逼拢。他站在那儿静静地盯着，突然一只兔子穿过了树林朝着他跳了过来。他等着兔子放慢脚步或者是转个弯，但是这只兔子就从他的身边穿了过去，脸色不善，瞪着眼睛大喊道：“快给我滚出去！你这个蠢货！”兔子绕过了一个树桩，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脚步声越来越响，如同骤落的冰雹，打在他四周的枯枝败叶上。整座树林仿佛都在奔跑，拼命狂奔，追逐，四下里包抄围捕什么东西，也许是什么人？鼯鼠



鼯鼠惊慌失措，开始狂奔

惊恐万状，撒腿就跑，漫无目的、不明方向地乱跑。他忽而撞上什么东西，忽而摔倒在什么东西上，忽而落到什么东西里，忽而从什么东西下面窜过，忽而又绕过什么东西。末了，他在一株老山毛榉树下一个深深的黑洞里找到了庇护所。这个洞给了他一个藏身的地方——说不定还能给他安全，可谁又说得准呢？反正，他实在太累，再也跑不动了。他只能蜷缩在被风刮到洞里的枯叶里，希望能暂时避难。他躺在那里，大口喘气，浑身哆嗦，听着外面的哨声和脚步声，他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其他的田间和篱笆下的小动物最害怕见到的那种可怕的东西，河鼠曾煞费苦心防止他遇上的那种可怕的东西，就是——野林的恐怖！

与此同时，河鼠正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客厅里打盹，写到一半的诗篇从他的膝盖上滑了下去，而他的脑袋也逐渐后仰，嘴巴张开，似乎就梦到了碧草如茵的河岸。这时候一块煤炭掉了下来，砸在了火堆上，冒出了一溜火光，一下子就把河鼠给惊醒了。他意识到自己刚才在做什么，于是爬起来从地上把诗稿给捡起来，继续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就想问问鼹鼠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韵律可以拿来搭配的。

但是鼹鼠却不见了。

他仔细地听了一会儿，房子里很安静。

然后他大喊了一声：“鼹鼠！”，没有回应，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走出客厅。

鼹鼠的帽子已经不见了，放在伞架边上的靴子也不见了。

河鼠走出屋子，仔细地检查了一下泥地里的脚印，希望能够发现鼹鼠的踪迹。没错，这些是鼹鼠的脚印。鼹鼠的靴子是今年冬天刚买来的，靴子的后跟的印记是那么的明显。河鼠沿着泥地上靴子留下的痕迹，很快就发现了鼹鼠走的方向是野树林。

河鼠神情严肃地站了那么一两分钟。然后就返身进了屋子，在自己的腰间系了一根皮带，然后插上了几把手枪，又从房间的角落拿起了一根粗粗的棍子，飞快地朝着野林子走去。

当他到了野林子边上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了，但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进了林子，四处寻找着鼹鼠留下来的痕迹。四周的洞穴里到处可见不怀好意的鬼脸，但是看到这位全副武装的河鼠，带着手枪，还有那根看上去气势汹汹的大棒子，就识趣的没有出现。刚进林子时候的脚步声和口哨声音也已经消失了。整片林子又归于平静。河鼠勇敢地一直穿过这片林子，然后放弃所有的小路，沿着大路四处搜寻，不时喊着：“鼹鼠，鼹鼠，鼹鼠！你在哪儿？是我，我是河鼠！”

他耐心地在森林里寻找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最后终于听到一个小小的哭声。

他沿着哭声寻找过去，穿过了浓厚的黑暗，来到了一棵老山毛榉树，树下有一个小洞，里面传出来一个微弱的声音：“河鼠，是你么吗”

河鼠爬进洞里，找到了筋疲力尽的鼯鼠。“哦，河鼠！”他哭喊道，“我害怕极了！你简直无法想想！”

“哦！我明白的。”河鼠抚慰着他，“你不应该过来的，鼯鼠！我之前努力想要让你远离这一片林子。我们河岸居民一般都很少会来的。如果我们一定要进入的话，肯定会结伴同行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安全。而且，在林子里有很多的事情是你还没有了解的。我的意思是，口号、标志。还要带上足够的装备，要会背诵某一些诗句，并且练习如何躲避。如果你学会了，那么这就成了一件小事。作为一只小动物，你必须要学会这些，不然就会有麻烦。当然，如果你是獾或者是水獭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么说勇敢的蟾蜍先生一定不介意来这儿了，是么？”鼯鼠问道。

“老蟾蜍？”河鼠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他是绝对不会一个人来这儿了，就算你给他一帽子的金币也不行。蟾蜍不行的。”

鼯鼠被河鼠那轻松的笑容给感染了，还有河鼠手中的棒子以及腰间的武器，都让鼯鼠安心下来，他不再发抖，也恢复了一些情绪。

“现在，”河鼠说道，“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一起回家，外面好像还有一点光亮。这儿的夜晚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冷了。”

“亲爱的河鼠，”可怜的鼯鼠说，“我感到很抱歉，可是我真的是吓死了，现在也走不动了。你一定要让我休息一下，让我回复一下体力，这样才有可能走回家。”

“哦，好吧！”善良的河鼠说，“那你就休息一下吧。反正天也快黑了，待会儿也会有一点月光的。”

鼯鼠把身子埋进了干燥的树叶里，伸展了一下四肢，然后进入了梦乡，尽管睡得不是很安稳，河鼠为了保持温暖，也躺了下来，握着手枪耐心地等待着。

当鼯鼠终于回复了体力和精神之后，河鼠说：“就是现在！我先出去看看外面是不是平安无事，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他来到洞口，探出脑袋四下张望，然后鼯鼠就听到他自言自语：“呵！呵！这样麻烦了！”

“怎么了，河鼠？”鼯鼠问道。

“下雪了！”河鼠简短地回答了一下，“雪还不小。”

鼯鼠也从洞穴里钻出来，蹲在他身旁。他向外望去，只见那座曾经吓得他失魂落魄的树林，完全变了样。洞穴、坑洼、池塘、陷阱，以及其他一些恐吓过路

人的东西，统统迅速消失了。一层晶莹闪光的白色毛毯，蒙盖了整个地面，这毯子看上去太纤巧了，粗笨的脚都不忍往上踩。漫天飘洒着细细的粉末，碰到脸上，痒痒的，怪舒服。黝黑的树干，仿佛被一片来自地下的光照亮，显得清晰异常。

“唉，唉，没办法，”河鼠想了一会说。“我看，咱们还是出发，碰碰运气吧。糟糕的是，我辨不清咱们的方位。这场雪，使一切都改了模样。”

确实如此。鼹鼠简直认不出，这就是原来那片树林了。不过，他们还是勇敢地上路了。他们选择了一条看似最有把握的路线，互相搀扶着，装出一副所向无敌的兴冲冲的样子，每遇见一株阴森沉默的新树，就认作是一位老相识，或者面对那白茫茫的一片雪野和千篇一律的黑色树干，都硬装作是看到了熟悉的空地、豁口或通道。

约莫过了一两个钟头——他们已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他们停了下来，又沮丧，又倦乏，又迷惘，在一根横倒的树干上坐了下来，喘口气，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已累得浑身酸痛，摔得皮破血流。他们好几次掉进洞里，弄得浑身湿透。雪已经积得很厚很厚，小小的腿几乎拔不出来。树越来越稠密，也越来越难以区分。树林仿佛无边无际，没有尽头，也没有差别，最糟的是，没有一条走出树林的路。

“我们不能一直坐在这里，”河鼠说，“我们得再努力一下，或者是做一些别的事情。天气真的是太冷了，雪很快就会让我们无从下脚的。”他朝着四周张望了一阵，然后说：“看这儿！”他继续说，“这是我想到的办法。前面有一片山谷，那儿有很多的小山包。我们去那里找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一个干燥的洞穴，能够挡雪遮风的，然后在那里好好地休息一下。我们俩现在都已经筋疲力尽了。等雪停了以后，可能还会有别的转机。”

他们又一次前进，互相搀扶着朝着山谷出发，去寻找一个山洞，或者是可以挡风遮雨的地方。正当他们在查看一个小山包的时候，鼹鼠突然摔倒了，然后尖叫了一声。

“哦！我的腿！”他喊道，“我的皮破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两只爪子都捧着一条腿。

“可怜的老鼹鼠！”河鼠关心地说，“看来你今天的运气可真是不好啊！我来看看怎么了。”他弯下腰来查看了一下，“你的皮破了！等我把手帕给拿出来给你包扎一下。”

“我肯定是踩到了埋在雪地里的树枝或者是树桩！”鼹鼠凄惨地说，“哦，天啊！天啊！”

“伤口很整齐，”河鼠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肯定不是树枝或者是树桩，看

上去像是某种边缘锋利的金属。真是怪了！”他喃喃自语着，开始检查周围的环境。

“哦！不要再想那些了！”鼯鼠痛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管他是什么，痛死我了！”

可是，河鼠用手帕仔细包好他的伤腿后，就撇下了鼯鼠，忙着在雪里挖起来。他又刨又铲又掘，四只腿忙个不停，而鼯鼠在一旁不耐烦地等着，时不时插上一句：“唉，河鼠，算了吧！”

突然，河鼠大喊道：“啊哈！”跟着又是一连串的“啊哈——啊哈——啊哈——啊哈！”他竟在雪地里跳起舞来。

“河鼠，你找到什么啦？”鼯鼠还在抱着自己的腿。

“快来看哪！”心花怒放的河鼠说，一边还跳着舞。

鼯鼠一瘸一拐地走过去，看了又看。好半晌，他慢吞吞地说：“唔，我瞧得真真切切。这类东西以前也见过，见得多了。我管它叫家常物品。只不过是一只大门口的刮泥器！有什么了不起？干吗围着一只刮泥器跳舞？”

“难道你还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你呀，你这个傻瓜！”河鼠不耐烦地喊道。

“我当然明白啦，”鼯鼠回答说。“这只不过说明，有个粗心大意爱忘事的家伙，把自家门前的刮泥器丢在了野林中央，不偏不倚就扔在什么人都会给绊倒的地方。我说，这家伙也太缺德了。等我回到家时，我非向——向什么人——告他一状不可，等着瞧吧！”

“天哪！天哪！”看到鼯鼠这么迟钝不开窍，河鼠无可奈何地喊道。“好啦，别斗嘴了，快来和我一道刨吧！”他又动手干了起来，掘得四周雪粉飞溅。

又忙活了一阵子，他的努力终见成效，一块破旧的擦脚垫露了出来。

“瞧，我说什么来着？”河鼠洋洋得意地欢呼起来。

“完全不明白你在干什么，”鼯鼠一本正经地说。“好吧，”他说，“看来你又找到了一件家用的杂物，要么是被扔掉的，要么是被砸坏的，我想你一定很开心。要是你想跳个舞，那就赶紧的，然后我们还得继续赶路呢，这个东西能当饭吃么？或者是当被子盖？或者是坐在这玩意上面当雪橇？你这个让人生气的啮齿动物！”

“你——的——意——思——是——说，”兴奋的河鼠说道，“这一块擦脚垫不能说明任何事情？”

“不然呢，河鼠？”鼯鼠烦躁地说，“我觉得我们该结束这么愚蠢的游戏了。谁听说过一块擦鞋垫子能够说明什么的？他们不会说什么的，他们不是那类货

色，他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看这儿——你这个呆子，”河鼠真的有点生气了，“给我住嘴！赶紧给我一起干活，刨着或者是挖着，别说话，特别要注意小山包的四周。如果你今天晚上想要温暖的睡一个好觉，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河鼠冲着他们前面的一堆雪发起了猛攻，用他的棒子用力地探着。而鼹鼠也在一边卖力地干活，不为别的，就为了满足河鼠，他觉得自己的朋友可能有一点上头了。

大约十分钟后，河鼠的棒子敲到了什么东西。他又刨了一阵子，自己的爪子可以伸进去了，他招呼鼹鼠过来帮忙。两只动物对着这一处卖力地又干了很久，直到最后他们的眼前出现了让鼹鼠惊讶万分的东西。

就在这个看上去是个小雪包的地方，有一头被漆成墨绿色的小门。门边是一个铁铃铛，下面有一块黄铜牌子，借着月光可以清楚地念出上面的字：

獾先生的家

鼹鼠后仰躺在地上，说不出的惊讶和兴奋。“河鼠！”他懊悔地喊道，“你真是了不起啊！真正的了不起的人！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从我的腿伤到的那时候看的时候，你一下子就用你的聪明脑袋发现了这是一个刮泥器留下的伤口；然后你就知道附近一定有一个刮泥器。但是你停下来了么？不，也许有些人会满意了，但是你没有。你继续对自己说，要是能够找到一个擦脚垫子，那么就可以证实自己的推理了。结果真的发现了。你真的是太聪明了。我相信你想找到的都可以找到。‘现在，’你说，‘这儿肯定有一道门，下面只要把它找出来就好了！’这种逻辑我只在书本里读到过，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呢。你应该去能够发挥你才能的地方去。和我们这样的人在一起简直就是可惜了。如果我能有你这样的头脑，河鼠——”

“既然你没有，”河鼠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我想你是要在雪地里坐一晚上讨论这样的事情了？赶紧给我起来去摇那个门铃，有多大的力气就给我使出多大的力气，我来敲门！”

当河鼠用自己的棒子敲门的时候，鼹鼠跳了起来，抓住了门铃然后用力地摇起来。老远他们就听到了一阵铃声响起。